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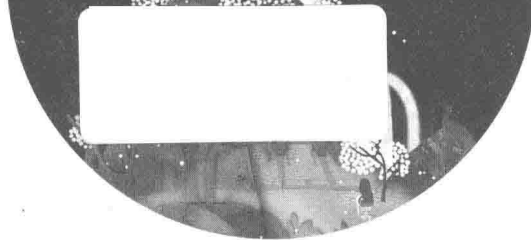
陆离记

三月初

作品

(下)

古楼灯悬，画藏玄机，
木笔作语，戏此陆离



陆离记

三月初

作品

(下)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陆离记 / 三月初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16.11

ISBN 978-7-5057-3866-9

I. ①陆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36159号

书名	陆离记
作者	三月初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35.5印张 570千字
版次	2017年1月第1版
印次	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866-9
定价	49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目录
Contents



〔卷二·
画中仙〕

／十／且问一言／ 003

〔卷三·
苏楼灯〕

／一／北楼孤灯／ 033

／二／七月七日／ 048

／三／苏氏诡疑／ 065

／四／妖魔献艺／ 080

/ 五 / 疑心暗鬼 / 100

/ 六 / 古宅魅影 / 118

/ 七 / 音之长离 / 139

/ 八 / 皇者天性 / 158

/ 九 / 倾尽所有 / 177

/ 十 / 血色京道 / 204

/ 尾声 / 问君归处 / 233

〔 ·番外篇一· 家常味 〕

/ 257 /

〔 ·番外篇二· 江湖小记 〕

/ 263 /



卷二

——
画——中——仙

/ 十 / 且问一言

宫廷中最忌讳前朝与后宫沆瀣一气，唐非和夏禾算是典型，如今惨死大理寺，不免引得众人感慨连连。姜袁也有感慨，但身为主审官，他首先要给此案一个了结。

只是这叶离……不好判。

按理说叶离告发唐非有功，与帮凶之罪相抵，可算无罪。可姜袁看着堂下与君珑分毫不差的脸，还搅了一个扯不清关系的甄墨在里头，无罪之言就噎在了喉咙里。偏偏大理寺和刑部都装哑巴，还得他开口。

姜袁一琢磨，抛了个话头试探：“君太师，唐非一案证据确凿，三司自有决断。可嫌犯叶离谋害要员之罪，您是原告，现下如何看？”

此话如大石入水，激起千层浪，众人的目光全投向君珑。

甄墨最焦急，连连叩首：“此事乃我一人过错，叶离不知情，还请君太师饶恕叶离。”

君珑似有若无地扫了一眼叶离，嘴边泛起一抹捉摸不定的笑：“有罪无罪三司定夺，夫人何以来求本太师宽恕？”

甄墨缓缓抬头，撞上一双寒眸，彻冷刺骨，当场哑然。

君珑大约懒得纠缠，起身理了理衣襟对堂上道：“三位大人按规矩办吧。”低眉掠了甄墨一眼，甩袖就走。

堂上一通面面相觑，不知君珑所言规矩，指的是谁的规矩。姜袁想破了脑袋，还是挑了折中法子，惊堂木压堂：“来人，事关朝廷命官，责任重大，暂将疑犯叶离押入天牢，延后审讯。”

声音在冰冷的大理寺内激起回音，天空中也传来轰隆隆的闷响，像是野兽喉咙里的咕噜声。

突然，积压多日的阴霾里，一道刺目迅疾的光亮迸发而出，切开天际。

轰隆——

雷霆暴怒，震撼京城。

甄墨眼睁睁看着叶离被再次押入大牢，失魂落魄道：“暴风雨又要来了。”

十年前的秋日。

新帝登基不久，礼部尚书府下了一场银杏雨，小道上一片金黄。假山也染成了金色，屋顶上不时还有扇形的落叶纷纷扬扬飘落下来。

金铃阁檐角上的铃铛在呜咽，哭诉银杏叶上的一摊血红。

当年还是礼部尚书的君珑身着正二品官服，眉头紧锁地凝视着昏睡中的女人。明媚的阳光透过好几层床帐，比夕阳更微弱。他永生不能忘记下朝归来踏进府门的那刻，管家匆匆赶来跪到跟前大哭，告诉他夫人在今晨割腕求死，就在金铃阁的银杏树下，所幸婢女发现得及时，救回了一条命。

君珑坐于床边，右手轻轻覆上甄墨捆着纱布的左腕。回想这几个月来两人的僵持不休，究竟为的是是什么？心头百感交集，终化作一声长叹。

或许是感觉到手腕上的温度，甄墨的睫毛颤动了几下，从昏迷中醒来。她没有说话，看了他良久，他感觉到视线，也回头看了她良久。两相凝视镜间，君珑再次偏过头，无人看见那双眼眸里泛着泪光。

因为婢女发现得早，甄墨尚有余力说话，只是声音微弱些：“早朝顺利吗？”

君珑强压情绪，低视不语。

甄墨继续问，语气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今日上朝时，你是否也看见了高高的宫墙和数不清的宫殿？宫墙漫漫无尽头，宫殿错落一成不变。你有没有算过，从宫门到政务堂，一共要走多少步，绕过多少个弯？或者你有没有数过，朝堂上的那八根盘龙柱每日多落了几颗尘埃？”

君珑沉痛地问：“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！”

甄墨仿佛没听见，坚持把她最后一句话问完：“那样冷漠的宫城在你心

里真的胜过青山绿水、花鸟城郭？”

空气里好像有血的味道，君珑开口时才发现，那是喉咙里充斥的血腥味。他沉声：“青山绿水你想见随时能见。待我禀明皇帝，陪你同游山水又有何不可？”

“同游？”甄墨总算有所反应，她撑着身子坐起来，“然后再放下清闲日子回到这皇城？”

在君珑的沉默后她坚决摇头：“可我想和你长住碧水边，每日思量的是门前的桃树何时开花，新酿的美酒会出什么样的味道。而不是成日闷在府院，穿金戴银，然后担惊受怕等待着朝堂上又传来谁被斩首的消息。”

君珑护住她受伤的手，一再强调：“我会保护你。朝堂之事何曾要你操心。”

“如此我便可坦然自得？”甄墨不以为然，“宫城里的尔虞我诈你不是不懂。我甄家世代为皇帝效命，说贬官就贬官，说流放就流放，到头来甚至不知自己得罪了谁！这样的日子你想过吗？”

她挂着泪痕微笑：“这宫城能蛊惑人心，你在里面陷得太深，最后只会害了自己。跟我走好不好？放下朝廷争斗，我们一起去山水中过闲适自在日子。”她的声音轻柔而平静，因为自下刀的那刻起，已不抱什么期待。

君珑深呼吸，发现这屋子里的空气是冷的。他特别无法理解，为什么从未改变的承诺始终不能让她明白：“最初我便答应过你，待事情有所了结，往后你想去大漠或是草原，皆随你心意，哪怕天涯海角，携手共赴决不食言。你要的，我从不吝啬，我要的，你为何不能有半分退让？”

甄墨的肩膀一颤，他意识到自己语气过重，进而放轻了声音：“你早知我的难处，不得已才在朝中周旋，每日明枪暗箭又何曾是我之愿？但为护你周全，为能早日共你逍遥山水，我费心筹谋，所求仅是你能理解。为何你就是不肯多等一段时日，非要以死相逼？”

“今日不敢想明日的下场，这样的日子要等多久？两月三月，三年五年，甚至是一辈子？”甄墨来回抚摸着手腕上的伤口，“照此看来，我今日划下的这一刀不过是早晚罢了。”

君珑心如针扎，酸涩的泪水终于没忍住。他低眉沉默了很久，屋子里也静默了很久。

在银杏叶的沙沙声中他慢慢抬起头，沉痛之中带了一丝疲惫：“你不怕独自赴死，却怕同我一起活，到底求什么？”

甄墨倔强地抹干泪，笃定道：“我求天高海阔，逍遥自在。”

君珑听罢错愕，片刻后露出一丝疑惑，最后品得其意不禁怅然失笑。反是甄墨困惑。

喉咙里的血腥气更加浓郁，心头一阵冷风比冰寒，君珑恍然大悟，悟得痛彻心扉：“相识多年，你始终不肯嫁我，原来是怕我困住你，碍了你的逍遥日子。”他一句话，问得千斤重，“甄墨，你爱的究竟是我，还是你自己？”

甄墨不可置信：“你怎么能这么想？我并非……”

君珑无力再纠缠，打断辩解：“走吧。”互相折磨了这么久，该结束了。

甄墨茫然：“你，是说……”

君珑道：“你宁愿死也不愿多留，这座尚书府与坟墓有何区别？既然留不住，养好伤后就走吧。”他站起身，将涌上的一口鲜血吞回肚子，忍痛双目相对，一字一字道，“我放手你的天高海阔。”

那日，阳光明媚，凉秋好天气。

那夜，暴雨突袭，打落了满院银杏叶。

雨珠纷落的屋檐下，君珑仰头灌下春日同酿的桃花醉，共雨声反复问自己。撇了其余不谈，最后出口的那句话到底悔不悔？数年的情爱时光，说抹杀便抹杀，是否真的已到了无路可退，万不能再容忍半分？

等不及雨停，他踩进暴雨中又到金铃阁。然而，除了满地黄叶只剩金铃呜咽的空楼。

桌案上一纸书信，笔锋坚决——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

太师府院门外，甄墨坐在湿漉漉的阶梯上放目空荡荡的街道，左右望不到尽头。

她本是存了一丝侥幸，奢望金铃阁中有一丝墨香残留。可惜十年人非物改，当初的尚书府新修成太师府，多情温雅的儿郎已是威风堂堂的太师，那间不值一提的金铃阁或许早也消亡无踪。

脸颊火辣辣的，是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。

方才大雨滔天，她全身淋得湿透，湿冷的衣服贴在皮肤上，刺刺发冷。

没想到一件衣服恰逢时机披到她肩上，挡了夜风的侵扰。

她充满了期盼地回首，笑意僵在脸上：“陆姑娘？”

“听说门外怨气重，我出来转转。乍一看，还以为出了水鬼来索命。”

九嶷山风水养人，甄墨皮肤白皙，头发贴在脸上真像水鬼。

甄墨苦笑：“哪里敢有怨气，悔不当初而已。”她站起身，裙角还在滴水，“撞鬼还带衣物体恤，姑娘心善必有好报。多谢。”

“不必谢我。”漪涟道，“杏成县后山上，你虽然是救先生，但我也沾光保了一命，权当是还你的情。”她掂量了轻重，不准备贪便宜，“一条命和一件衣服是差得远点，我会想想怎么补齐。”

甄墨声音沙哑：“若姑娘此言真心，可否请你代为通传？护院受命在先，我不好为难。”

用脚指头想都知道甄墨的目的是为叶离求情，但方才转瞬即逝的一抹笑意说明她的心里还有点其他期待。漪涟气不大顺：“叔屋里的灯熄了，回去吧。”

甄墨望了望大门，望不见灯火明灭，徒劳无功。

其实漪涟撒了谎，君珑屋里的灯还亮着，比平日更通亮。

她伏在月门处，仅想瞄一瞄情况，结果管家一眼瞅见她，像搬救兵似的迎上来：“侄小姐您来得正好，柳少爷还在外头忙活，您赶紧帮着劝劝吧。”管家急得满头汗，“都这时辰了，老爷还不肯休息。宫里刚传来旨意，明日可要早朝啊。”

漪涟朝里头张望：“他不睡觉，我哪管得着。”

“至少帮着劝劝也行。”

怎么劝？劝了能听吗？

漪涟苦恼。

她琢磨着睡不着是有心事，有心事就容易多想，越想越精神。这事自己比较难办，得有人帮衬着，阿爹就常帮她唱小曲，但她帮君珑唱小曲就有些诡异，即便她豁得出去，君珑也不一定愿意听她念经，搞不好会直接被轰出来。

她一拍巴掌：“去拿壶酒来。”

管家以为不错：“正巧，前段时日西域进贡的葡萄酒还有，喝点有助睡眠。”

“别那么文雅。”漪涟道，“去把做菜的黄酒拎一壶来，别倒瓷壶里，就用坛子装。”

管家糊涂：“恕在下多问一句，侄小姐有何妙用？”

漪涟深知自己酒量差，大义凛然地撸起袖子：“灌不醉直接砸晕。”

君珑心烦气躁坐不踏实，只瞧着蜡烛都觉得晃眼难受，厉声把家仆招呼进来，能吹的全吹了，只留着一灯如豆，孤独惨淡。如此他依旧不满，总不能白白被看戏的人找去乐子！所以他又命家仆尽数点燃，还足足增加了成倍的量，太师府夜景迷离，独无异阁亮如白昼。

没错，他就是要所有人看着，他君珑过得好得很！

再要那个人瞧瞧，他根本没有那么在乎！

所以，当漪涟拎着一个大坛子进来，他自以为很漂亮地亮出一笑：“记得从前与你说过，女儿家要懂矜持，夜半更深来找叔喝酒，合适吗？”

屋里灯火通明，漪涟费了好大工夫才睁开眼睛：“老实说我没打算喝多少，准备一锤抡了了事，大家都睡个好觉。”她将酒坛搬上桌几，坐到另一边，“为着您昏得舒坦点，这才辛辛苦苦挪了一坛来。”

君珑面色阴沉，嘴边却还挂着笑，漪涟以为不过俩字——矫情。

“准备练字？”看见君珑手里拿着一支瓷笔，她问。

君珑方才神思迷茫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自己还拿着旧物，不禁又是一股闷气涌上心头。他故作不屑一顾把笔丢进木盒，用力盖上盖，可以听见细微的丁零声，里面放置着太师府所有的青花瓷笔。时隔太久，他实在是想不起当初甄墨究竟是用哪一支作了仙人图，索性全扔了，反正原本就不该留下。

“你去见她了？”无异阁里长久无声，君珑本不安宁，终于是没耐住性子。

漪涟知道，尽管他把自己关在无异阁高调显摆，实际上对外面的动静了如指掌，大方承认道：“见了一会儿，给送件衣服。”

君珑想起方才外头的大雨，冷笑道：“你今日倒安静。”

回话有点牛头不对马嘴，漪涟却听得懂意思，君珑是好奇她为何不帮甄墨传话。

不是她不帮，是不能帮，就看外头好几拨人来回跑，雨停了还没消停。

如果他要听，早晚会听见，想见，随时可以见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所有通传的人到月门后便原路折回，证明君珑暂时不愿意听，不愿意见。她也真心以为，这事儿轮不到她来多管。

“您若想热闹点，我给您唱首小曲如何？”漪涟小时睡不着，最爱听阿爹和陆宸唱小曲哄她，一唱就乐和，乐和累了，就睡了。

君珑实在是没心思，还是固执地装得若无其事：“你保证有助安眠，不会有旁的症状？”

漪涟拍着胸脯打包票：“怎会。我唱得是不好听，顶多听不出调，至少解闷。那年阿爹过寿我给唱了两嗓子，一片掌声，陆宸说配着锣鼓听，挺热闹。”

哪跟哪呀，说好的安眠呢？这路数果然不在正道上。可对比眼下，君珑想着有点声色也行，总好过他干坐一夜，便道：“也罢，唱来听听。”

话出口，他发现漪涟肩膀明显一抖：“真听？”

君珑眯起眼：“怎么？说着热闹，只为逗叔玩玩？”

漪涟咽了口口水，眼珠子游移不定。她原本以为君珑绝对不会听，所以说得高调点，陪着耍耍嘴皮子，怎么就……不合套路啊。这下怎么办？她真的没说谎，唱得不成调，来来去去就只会一首，嗓子一开，只能配着锣鼓听，不然就是鬼哭狼嚎。可大话说出口，硬着头皮也要上。

吸气收腹，摆好架势，漪涟轻咳两声唱起亘城自编的小段民谣：“琼楼玉宇黄金殿，十年寒窗终得见，一朝选为驸马郎，数年恩爱成云烟，啊——成云烟。恨他薄情负心郎，肯爱权势忘恩源，冠冕堂皇……”

漪涟唱了几句，越唱越冷，忽然察觉到异常，惊得赶忙住了口。

总觉得要捅大篓子了。

果然，君珑的视线冷下来，斜倚凭几挑眉问：“挺新鲜，什么段子？”

漪涟往衣服上搓了搓冷汗，如刺在喉：“没，没啥，我给您换一曲吧。”她转念一想，不行，自己只会这一曲，“要不我说段故事解解闷如何？”

君珑抬手阻止：“别。唱，继续唱。”

“您别当真，小曲而已，我唱得不好听，还是换一换好。”

“挺好的，不用换。”君珑表示，“你侧的是陈世美，又不是叔，怎么

吓成这样？来，继续唱。”

漪涟瞪着眼，瘪着嘴，真是百口莫辩。一泄气，干脆豁出去了：“都搁置十多年了，没什么想不开的，倒头睡一觉，醒来又是大好天，不必为了外头一点风声难受。既然她不在乎您，您正好也省省心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叔，我刚才——”

“出去。”

“叔——”

“出去！”君珑一改态度，沉声低喝，眼里的阴冷色开始乱了，心也乱了，再也维持不住虚假的表面。

漪涟当场被吼得愣住，心一堵，低下头，欲言又止。她挠了挠头，犹豫再三，只能轻声轻气往外走。短短几步，几次回头，终究不敢再说什么。可能是屋里的火光太猛烈，眼睛被刺得有点难受，揉了揉，是湿润的。

这确实怨蜡烛太亮，君珑的眼眶也被刺得微湿。他就是不明白，十多年究竟经历了什么，事情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成今日的模样。古人曾说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，他自认够心狠，惦念什么初见，别见最好！

势要表现洒脱，他拿起茶壶，干干脆脆把蜡烛一根一根浇熄。蜡烛如淋了倾盆大雨，灭时连青烟都冒不出一缕。随着它节节败退，无异阁越来越暗，逐渐融入夜色，化作清冷一隅，只剩檐下残雨落了几滴。

夜，静了，总算消停了。

君珑回到榻上躺下，故意沉浸自己，闭目养神。不记得多久，大约两刻钟，或是半个时辰，也许更久，当残雨被天地间的热气蒸干，不再滴落，当明月从厚重的云层里探出半个头，君珑迷迷糊糊翻了个身，就听见右侧窗外飘进幽幽一声：“叔……”

君珑惊得坐起来，看向榻边的窗门，映着月色，透着朦胧，多像一场梦。

他叹息一声，以为是幻听，结果过了片刻，又幽幽飘进一句：“叔，你醒着吗？”

果然是漪涟的声音，君珑愣了一下：“怎么没回去？”

“等等就走。”漪涟缩在窗台下坐着，抬头望着明月，与屋里的人仅一墙之隔。她失落地掰着手指，酝酿道：“那个，我……我没天分，从小只会

一段曲子，还是跟着跑调的阿爹学的。真的没有故意挖苦你，你能不能，不生气？”

道歉听着好不可怜，君珑于心不忍：“为这事半夜躲墙角，你何时如此小气？”

漪涟心虚地嘟囔：“我才没躲，可是特地找了个凉快地儿。”

君珑有点哭笑不得，想着要不要出去瞧瞧，踌躇良久，连推窗都觉着勉强。毕竟是这副模样，实在不像平日叱咤风云的君太师，还是别丢人现眼了，只隔着窗道：“地上凉，赶紧回去休息，叔不气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君珑轻声道，“回去吧。”

外边沉默了许久，像是走了，可没听见脚步声，过了半晌才有反应：“这里挺凉快的，我再坐坐，你睡你的。”

君珑清冷一笑，说不准是什么心情，自嘲道：“难不成还怕我想不开，一脖子吊上去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声音听着就没底气，他再一笑：“丫头，跟我要心思，你还差远了。”

人就是怪，正值火气上头，谁说话都是废话，说什么话都不中听。可劲头一旦过了，就盼着有人说说话，或者不说话静静陪着，长夜便没有那么难熬。哪怕外面全是凛冽寒风，至少自己不是独自一人站在风头，仍在心底留了一寸温热。

经历了怒火中烧的狂躁，此刻，君珑已冷静下来，学着靠到窗边，与漪涟隔着墙背对背坐着：“你方才唱得挺好，就是不在调上。过两日带你去京城最好的曲燕戏楼如何？跟着艺人学两嗓子。”

漪涟已经把肠子悔青了：“您不逗我成吗？真不是有心的。”

君珑自嘲道：“唱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怪叔，那有什么要紧的，忍心对你较真。”

漪涟抿了抿嘴，心热热乎乎的，小声嘀咕：“也不怪你。”她蓦然后有想法，突然想见见里面的人，面对面说话总是更欢喜……她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脸上顿时就发烫了。在陆华庄的时候，时时刻刻想赶走的人，什么时候见着会觉得欢喜了？

“你说了什么？”君珑听不清她的窃窃私语。

漪涟浑身一震，对着自己的影子连连摆手：“没，没啥！啥都没有！”

君珑轻笑，并不深究，靠在墙边合上眼，伴着月色和似有若无的呼吸声渐渐有了睡意。入梦前，他恍惚听见有熟悉的声音在问：“叔，我不会作曲，也不会作画，写故事给你看好不好？”

君珑一想，她写的故事，大约挺有趣吧。

“别忘了，叔答应给你题字。”

翌日清晨，天未亮透，君珑梳洗完毕预备上朝。

前脚踏出府门，立马看见了在台阶上苦等一晚的身影。

甄墨同样彻夜未眠，风干了雨水，形貌还是很狼狈。听见大门敞开的声音，她赶忙起身回眸，这一次，终于是她等待的人。目光相触的瞬间，心中五味杂陈，犹记大雪纷飞的初见，惊鸿一面，误写一生。

而今，她不敢想，恭恭敬敬跪在阶梯下：“参见君太师。民女有话要说，望太师容禀。”

听了护院的通报，君珑知道她至今等在门前。他原本打算从后门离开，谁知临行前还是鬼使神差地走了前门。此刻，他又后悔了，真不知自己到底求什么！

“好歹是旧识，夫人怎的如此客气。”不知从哪里扯出笑，他吩咐家仆扶起甄墨。

为他一笑，甄墨的双膝仿佛千斤重：“我……”

“实在不巧，夫人的话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成。”君珑没有给她机会，“上朝时辰将至，路上需费不少工夫。要经过两道宫门，三次盘查，绕过三殿，共八道弯，到了政务堂汉白玉阶下还有百余步要走。如果轿夫脚步快，算下来少说三盏茶的时间，实在耽搁不起。”

句句扎心，字字见血，多年后他终于将答案告诉了她。

容家仆替理了理朝珠，君珑拉帘入轿：“夫人有话，改日吧。”

轿帘一垂，轿夫们即刻抬起轿子，脚步匆匆往皇宫方向走。

甄墨跪在原地苦笑，笑未见，唯有苦果可尝。她根本没有一丝机会做半句辩解。